

民國四大美人 (下)

萬墨林

滬上往事之二十

牆外紅杏牆裏晴恨

春申江畔，黃浦灘上，在這個五花八門，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，尤其是戰前的租界裏面，往往是祇論財勢，不講情理的。黑貓皇后王吉是民國四大美人之一，她置初戀情侶嚴雋培於不顧，嫁給了有財有勢的秦通理，怎料到秦通理竟會把她當作交際應酬的工具，任何人於他有利，他都可以將貌美如花，婉變多姿的如夫人雙手奉送，或者春風一度，或者盤桓幾宵。秦通理拿自己的床頭人，專給富商顯宦嗜甜頭，開新鮮，自己睜隻眼睛、閉隻眼睛心甘情願戴綠帽子，這種喪天害理、寡廉鮮恥的事，也只有他這種利慾薰心的人才做得出來。王吉懾於他的淫威，平時敢怒不敢言，但是在她的內心之中，確實把秦通理恨之入骨。

所以，當秦通理胃口越來越大，目標越來越高，利用王吉的美色，更上層樓的去勾結上海「火柴大王」劉鴻聲、上海總商會會長王曉籟時，

劉王二亨誠然對黑貓王吉落胃之至，交關開心。與此同時，王吉對於她自己那種比娼妓都不如的生活，也是深感受在無法忍受，因此，她也把銀牙一咬，芳心一橫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劉王二亨的外表內功是否比得上秦通理？她決心一株紅杏連根帶枝統統出牆去，爽性琵琶別抱，脫離秦通理的掌握了。

然而，劉鴻生財大勢小，王曉籟財小勢大，這兩個人在黃浦灘上銖兩悉稱，不相上下。只是，劉鴻生覺得犯不上為了一個業已到過手的女人，去跟王曉籟王二哥鬧得臉紅頸子粗的大不開心。因此，他落得放個交情，使那位對於王吉「愛得入迷」，吃得死脫的王二哥花魁獨佔，遂了願心。

王曉籟够精明，王吉自也不弱，她把握王二哥「愛」她，「愛」得欲仙欲死的心理，開出了不列入妾侍，別經營金屋的條件，王二哥只好點下頭來，一一應允。自此佳人歸於沙吒利，黑貓皇后總算恢復了半自由之身，秦通理偷鷄不着蝕

把米，他聲淚俱下的苦苦哀求王吉，仍舊回到他的身邊，王吉吃足了苦頭，她當然不會再上這個當。秦通理既畏王二哥之勢，不敢向他去評理索妾，又苦於難覓古押衙，替他潛入金屋，將他的愛妾劫回去。不用說，對於這一件事，他是啣恨甚深，無日無夜不在處心積慮企圖報復的。

於是，彈指間到了民國二十六年，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一個月另六天後，華北戰事越演越烈，日本軍閥窮兵黷武，瘋狂侵華，八月十三日，又在上海開闢了第二戰場，淞滬戰起，進行得非常慘烈。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很想利用杜月笙先生在上海的勢力，上海淪陷以前，曾經千方百計的托人拉攏杜先生，許以巨大利益，只要杜先生肯留在上海就好，但是杜先生深明大義，一切以國家民族為前提。他在上海淪陷前夕，偕宋子文、錢永銘諸先生附輪赴港，杜先生除了命我暫留上海照料一切外，其餘杜先生的友好、高足，差不多全都去了香港，有的甚至轉赴大後方，如重慶、西安、昆明等地，協力同心，為長

期抗戰效力。

王曉籟王二哥也到了香港，並且在香港住了一段時期，祇不過，他並沒有帶黑貓王吉同去，事後他雖然寫信到上海，命王吉也離滬赴港和他團聚。但是，他還不知道，王吉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已經無法成行，而且，她的處境還相當的危險呢。

原來，問題還是出在秦通理身上，秦通理本來就是一個唯利是圖，朝秦暮楚，不知廉恥為何物的小人。他痛失王吉，內心中的這一份憤懣確是積久難忘，無法釋懷。滬戰一起，三閱月而後終告淪陷。在秦通理看來，這就是他「瓦片翻身」的大好時機了。因此，他甘於賣身投靠，認賊作父，在舉國同胞一致唾罵聲中，淪陷初期，便當上了一名漢奸。

雪浪山上絕代艷尼

秦通理搖身一變而為漢奸，小人得志發癡狂，他自以為杜先生離滬，王二哥遠走，看他給東洋人充狗腿子的那份「權勢」，要想使黑貓王吉重新投入他的懷抱，那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？

因此，有那麼一天，他颯了個空，便直闖王吉的香閨，搭出一副主人家的架子，仍舊把王吉看作他的侍妾，趾高氣揚，頤指氣使，彷彿過去的那些醜事，全都不會發生似的。而且在言談之間，還示意王吉，他已連人帶屋，全部接收了。

祇是，王吉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。要說她想為王曉籟王二哥守貞，那當然

是瞎話三千，「連門都沒有。」不過，叫她重回秦通理的懷裏，再做他的工具，她是寧死都不肯領教了。而且，歷盡滄桑，閱人已廣，王吉早非當年可比，對付秦通理，在她確是綽有餘裕的。所以她在秦通理洋洋得意之際，聲聲冷笑，澆了他一頭冷水說：

「秦先生，你不要以為你現在給東洋人做事了，就可以仗勢欺人，叫我屈服。須知道，此刻人人都在罵你是漢奸哩。而且，當漢奸的並非你秦先生一個，漢奸既有官職，官職就有大小。我要跟一名漢奸的話，儘可以挑個官職大一點的咧。」

一番話，說得語語尖利，字字帶刺，直把個飛揚浮躁的秦通理，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冒烟，他憤憤然的站起來說道：

「好，王吉，妳胆敢當面挖苦我。讓我們騎驢看唱本，等着瞧吧！」

話一說完，他便怒冲冲的，大踏步往外走了。偏有王吉好揀撥，她還在朝向秦通理的背影說：

「秦先生，走好，下次請你不必來了。」

當面頂撞，挖苦了秦通理，使他場光面子匆匆離去，事後，王吉雖然也有充分報復了的得意之感。然而，繼之一想，又深覺自己的鹵莽孟浪，像秦通理這種小人是得罪不起的。秦通理平日無事，還會掀起三尺浪，如今他狐假虎威，有東洋人在給他撐腰。自己誠然住在租界裏，但是，設若秦通理想要陷害她，那還是很容易就能辦得到的。

越想越駭怕，越想越就心。黑貓王吉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得已的計較：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着」。她收拾了一批細軟，攜帶一筆現款，把她在上海租界裏的香閨，交給她的母親，代為掌管。然後，她便脂粉不施，布衣荆釵，背一個包袱，化裝成鄉下農婦的模樣，悄悄的坐車到上海北站。

事實證明，黑貓王吉不但很有胆識，而且還相當的機警，她從上海坐火車到無錫，當時，無錫也早已淪陷了，王吉順利無阻通過日本兵的盤查，進無錫城又出無錫城，然後來到了她的故鄉所在地：——無錫小磯山，又稱雪浪山。

雪浪山雖然是她的故里，但是自從王吉的父親那一代，她們一家人早就離鄉別走，不復歸去，所以儘管王吉日夕慕念雪浪山，可是雪浪山對於她依然陌生，但覺一人一事一物，俱屬可親而已。說到這裏，又不能不承認王吉的能幹了，她一到雪浪山就找到了一所尼庵，見到了尼庵的住持。

老師太驚疑不定的問她：

「施主阿有什麼見教嗎？」

王吉開門見山的說：

「老師太，不敢隱瞞，我從上海來，是想在庵裏落髮出家的。」

老師太太惑不解的問：

「姑娘，妳年紀輕輕，怎麼會想到要出家修行呢？」

三千青絲一掃而光



秀髮蓬鬆，風姿嫣然。

王吉隨口胡謔的說：「弟子是看破了紅塵，深願皈依我佛。」
老師太直在搖頭，她在表示不能置信的說：「施主，佛門是不許打誑的啊。」
王吉曉得非說實話不可了，她這才將她的身

世與遭遇，源源本本，娓娓道來，跟老師太說了個一明二白。祇不過，臨到末尾，她仍還是說了個謊，告訴老師太說：她一方面是爲了避禍，另一方面，也是湮跡歡場，受盡欺壓蹂躪之苦，她才決定削髮爲尼，終生以青燈古佛爲伴的。老師太凝神傾聽，直等她把滿懷情懷全部傾吐淨盡以後，方始喟然太息的道：

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你能够跳出火坑，虔誠禮佛，那當然是你的造化，只要心誠志堅，總有一天你會修成正果的。」

王吉聽了老師太的勉勵，喃喃的謝了她幾句。接着，便從身上取出一筆爲數可觀的錢來，雙手放在老師太的面前，曼聲的說：

「師父，塵緣已了，四大皆空。這些錢都是我自己的積蓄，現在對我已毫無用處，還是交給師父您老人家，任憑您老人家處置。」

老師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，她驚喜交集，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錢上說：

「哎喲，這麼許多錢呀，妳放在我這裏，萬一給什麼歹人搶掉偷掉了，那可怎麼辦

呢？說真的，便賣掉了這座尼庵，也賠不起。」
王吉嫣然一笑的道：

「師父，我說過了的，這些錢，我全交給您。從今以後，就跟我毫無關係了。」

一方面是被王吉的一番說詞所打動，一方面也是看在這筆鉅款的份上，老師太終於答應了收王吉爲徒，就此留在尼庵裏住下。那黑貓皇后王吉也真能下決心，她硬起心腸，將三千煩惱青絲一概削掉，露出一頭從未見過天日的青白頭皮，民國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吉，從此變成一個艷麗俊俏的小尼姑了。

黑貓王吉的心思靈巧，能够舉一反三，樣樣事情一學就會，實在是少有少見，不可思議的。她一旦削髮當了尼姑，老師太還以爲她來自黃浦灘上，自小養尊處優，錦衣玉食，過不慣尼姑庵裏那種清苦刻板的生活哩，那裏想到，王吉却很可能入境問俗，隨遇而安，任什麼苦她都能吃得來，而且還甘之如飴，了無怨言。除此以外，憑她的天資穎悟，學習認真，她能唸佛經，更略略懂得些經義，尤其擅於機鋒，一開口便有深奧的佛理，連她的師父老師太都在自愧不如。那時節，雪浪山麓，尼姑庵裏，真正是：「一片石孤峯窺色相，清池皓月照禪心。」有民國四大美人之一黑貓皇后王吉在那兒，雪浪山上的片石孤峯，清池皓月都有福了。

尼姑庵裏香火不盛，敵偽統治時期，上山行香的善男信女更是寥若晨星，兼旬上月都難得一見。又祇有幾個老態龍鍾，全掉了牙的老尼姑。這些老尼姑連同老師太在內，跟王吉當然談不來

，王吉便連找個說話的伴兒也沒有，也難為她耐得住這份孤單寂寞，從極絢爛轉到極平凡的生活之中。因此，除了翻閱佛典，她就再也找不出別的事幹。

庵裏香火寥寥，全部開銷，就祇有依靠王吉帶來的那一筆鉅款，黑貓王吉反倒成爲尼庵的大施主。不用說，自老師太以下，老尼姑們對她都很客氣，很優待，黑貓王吉自此修心養性，篤篤定定的在庵裏住下來，要不是忽有一日發生了一樁意外，王吉沉潛佛典的時日一久，說不定，她真會在尼姑庵裏天長日久的住下，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尼姑呢。

晴天霹靂闖來獸兵

那一樁意外的來臨，委實是相當突兀，相當驚險的。有一天，在無錫城裏濫施殺戮的日本兵，殺得城裏行人絕迹，十室九空以後，他們的凶性猶未戢止，乾脆打開城門，殺到城外去了。日本兵持刀持槍，如狼似虎，連眼睛都殺得通紅，一到鄉下，便捲來了腥風血雨，他們逢人便殺，見物就搶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殺燒完了一個村落又向另一個村落去，村鎮田野，到處都可以看見三五成羣，獸性大發的日本兵，在遍地搜尋逞暴肆虐的對象。

在雪浪山上，就有四五百個日本兵，瞎摸亂撞，撞到了尼姑庵裏來。那一天老師太先已聽到日本兵出城搜殺的消息，緊緊的把兩扇庵門關好。於是，日本兵使用沉重的槍托，一陣陣的猛砸猛

敲，直把庵門砸得搖搖欲墜，響聲如擂鼓一般。

庵裏的人全嚇壞了，明明知道這是獸性大發的日本兵在砸門，等一下給他們闖了進來，後果就不堪想像。可是，一個個都在混身簌簌的發抖，她們實在是吓得身子俱已癱軟，根本就沒法掙扎得起身。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祇看見庵裏唯一年輕貌美，最有可能成爲獸兵施暴目標的黑貓王吉，她泰然自若，鎮靜如常，柳腰款擺的走到外面去開庵門。

老師太她們都在亟於阻止，祇是，她們要喊，却一個也喊不出聲音來。

但見黑貓王吉不慌不忙，人剛走到天井裏，便提高嗓門，用流利純熟的日本話，先答應了一句：

「這就來啦！」

天地良心，殺到中國來的日本兵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們惟一可怕的就是死。因爲他們心裏明白，從日本開到中國來打仗，不管日軍怎樣攻城掠地，長驅直入，以中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決心，中國全國軍民奮戰不屈的堅強意志，他們總有一天會充當砲灰，死在中國大地的。就由於他們太怕死了，所以，每一名日本官兵都在合着沾滿血污的雙手，頂禮膜拜，祈求諸天神佛庇佑，——其實諸天神佛再怎麼也不會保佑這種殺人不自斃的劊子手。有這一層緣故，所以，日本兵對於佔領地區的寺廟庵堂多半不敢從事破壞，對於和尚尼姑也算比較優待。

這四五百名日本兵闖到雪浪山上尼姑庵來，原意並不在焚殺淫掠，而是想參拜一下神佛菩薩，

但是一經尼姑們閉門不納，他們凶殘的本性又捺不住了，這才連砸帶罵，將尼姑庵外，鬧得一片大亂。

及至黑貓王吉鼓起勇氣，挺身而出，先用日語答應了一聲。在庵門外大吵大鬧的日本兵反倒愣住了，他們沒有想到，這座尼姑庵裏，居然還有一個會說日本話的年輕女人。

門外的砸聲罵聲剛停止，王吉已經拔開門門，打開了大門，她跟那四五名日本兵打了一個照面，日本兵便不由的一怔，無錫城外雪浪山尼姑庵，竟會有這麼標緻的光頭姑娘。

黑貓王吉還是說一口噁哩呱啦的日本話，她口齒伶俐，言詞清晰，彬彬有禮的問明來意。王吉的日本話果然把四五名日本兵全給唬住了，他們面面相覷，然後由其中一人開口問道：

「妳是日本人嗎？」

王吉搖搖頭說：

「不是，我是中國人。」

日本兵再問：

「那麼，妳到過日本？」

王吉簡潔的答道：

「沒有。」

日本兵還在好奇的追詰：

「妳的日本話，是從那裏學的。」

王吉端然正色的回答：

「是在我皈依三寶，成爲佛門弟子以前學的。」

執壺侑觴灌醉凶神

日本兵一聽皈依三寶，成爲佛門弟子，便不得不收斂收斂，肅然起敬了。他們把一臉的凶相收起，請王吉帶他們到大殿上去拈香拜佛。然後，實在是垂涎王吉的美色，一時不願遽離，於是，便有人向王吉提出請求，涎着臉在說道：

「我們都很餓了，這庵裏可有什麼東西吃？」

王吉聰明透頂，對於日本兵的用意，心裏自然有數，便一口答應的說：

「請你們坐坐，讓我到後面去看看。」

她原想乘機脫身，就此溜之大吉的。然而日本兵也詭，先就料到了她有這一着，四五名日本兵相互擠眉弄眼，便由其中一人，托詞幫王吉去拿東西，他和王吉寸步不離，一同走到廚房裏；——這時候，王吉一看大勢不妙，她也在暗中思量脫身之計。

帶那名監視綦嚴的日本兵，到了廚房，王吉找了幾樣小菜，用一隻托盤端着。然後，再一指地面，告訴那名日本兵說：

「這裡有酒。」

日本兵一眼看見一隻酒罈，滿貯着花雕美酒，當下不禁大喜過望，他伸手將那隻酒罈一抱，跟在王吉的身後，一同回到那間客室。

這一來，雪浪山上尼姑庵，可真熱鬧了。日本兵有酒有菜，又有美若天仙的妙齡女尼王吉相陪，執壺侑觴，殷殷勸飲，一個個的心花怒放，興高采烈，一大碗一大碗的花雕直往喉嚨裏灌，誰都不肯在美人面前坍台，於是，痛飲之後又繼之以猜拳。日本兵「呢」、「宮」、「啪」的喊

得震天價響，直把一座佛門淨地尼姑庵，當作了他們的藝伎屋。

日本兵猜的是日本拳，殊不知黑貓王吉也會和日本大亨同過席，同樣的精於此道。禁不住四五個日本兵再三相勸，也來參加猜拳賭酒。祇不過，她事先聲明，由於她是佛門弟子，滴酒不沾，猜拳不妨勉爲其難，酒却一口也不喝。

當王吉也跟日本兵猜起拳來，客室裏的這個場面就更熱鬧了，吆喝喧天，歡聲不歇，日本兵把尼庵裏敬神的酒拚命的灌，再加上王吉的點慧與手腕，不到一個鐘頭，四五名日本兵一概喝得酩酊大醉，東倒西歪的躺了一地。

黑貓王吉灌醉了這一批日本兵，心知他們一時之間不會醒轉過來。自己却一杯老酒也不會喝下去，——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因此她大大方方的走出了那間客室，找到了躲在禪房裏的老師太。她告訴老師太說：

「師父，此刻我要走了。」

「走？」老師太驚魂甫定，又是一驚的在問：

「那批日本兵呢？」

王吉搖頭苦笑答道：

「全都喝得爛醉如泥，睡得像豬，一時三刻不會醒轉來的。」

老師太愛心忡忡的問：

「那麼，到他們醒過來以後，像那幫凶神惡煞，妳叫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王吉語意深沉的說：

「師父，難道您老人家還看不出來呀？我們庵裏，只要我一走開，那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。」

老師太總算聽明白了，她在連連領首的說：

「啊，我懂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」

於是，王吉便又告辭的說：

「師父，我這就告辭了。請師父保重，往後祇要有機會，我還會來看望妳老人家的。」

秦通理苦苦相侵逼

做師父的有點戀戀不捨，她正待起身，送王吉幾步，忽又想了起來的說：

「啊，徒兒，我方才忘記了，妳存與我這裏的錢，此刻讓我去拿來還給妳。」

王吉爽氣的說：

「師父，還我大可不必，妳只要給我一點旅費，讓我回到上海就好了。」

老師父遲疑不決的說：

「這——恐怕不大好吧，這筆錢，原本是妳存在我這裏的。」

然而，黑貓王吉亟待脫身，急如星火，她直在催促的說：

「師父，說真的，我只需要一筆到上海的旅費，我在上海還有家，也還有些錢，够我用的了。你就快些拿點旅費給我吧。」

老師父一看她這麼着急，便只好照着她的心意，取了一筆錢出來，交給王吉。再把她送到庵門外，臨別依依，語語叮嚀的說：

「一路上要小心啊，往後局勢平定了些，如有便，托人帶個信來。」

「曉得了，師父。」王吉作了平生最後一次

的雙手合什爲禮，她在臨走以前說：「師父，妳多保重，往後我一定會托人帶信來的。」

在兵荒馬亂之中，妙齡女尼王吉，孑然一身，從無錫回到了上海，回到了自己家裏，一切依然如故，祇是，她母親在看到了她的時候，着實嚇了一跳，怎的會鑽出來一個光頭女兒來的。

出家既然是一時權宜之計，回到家裏，自然就得即日蓄髮還俗，那時節市面上還看不見假髮，因此，很有一段時期，黑貓王吉足不出戶，她要等到頭髮留得够長了，才能够出門亮相。

可是，當上了漢奸的秦通理，此人不通情理，消息倒是靈通得很，儘管王吉和她母親瞞得密不通風，秦通理依然打聽了出來，黑貓王吉逃了一陣子「難」，此刻又回到上海來了。得了消息，他馬上就排闥直入，登門求晤，王吉的母親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，又是王吉成竹在胸，她七鬨不驚，落落大方的出來和秦通理見面。

秦通理一眼瞥見了王吉，居然會是黃浦灘上最「新」的髮型，她像個中學生似的，留着半寸有餘的小平頭，秦通理不覺大吃一驚，他一指王吉的頭上問：

「怎麼，你把頭髮都剃了？」

王吉却淡然一笑，回答他道：

「豈止剃了頭髮，我還進了尼姑庵，如今已經做了尼姑啦！」

秦通理猛力的搖着頭說：

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連妳也會削髮爲尼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，」王吉聲聲冷笑道：「反正我的頭髮已經剃了。」

秦通理還想追根問底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然而，黑貓王吉却以瞎七搭八、嘻笑怒罵相應付，搞得以現代西門慶自許的秦通理，哭笑不得，拿她毫無辦法，沒奈何，只好快快訕訕的走了。

不過，秦通理往後還是想了起來，王吉的話裏有破綻，她既已削髮出家，爲什麼又會留起小平頭來呢？於是他繼續不斷的派人刺探打聽，終於被他探聽出了結果，原來，王吉曾經一度削髮爲尼是實，祇是，她現在正在蓄髮，換句話說，王吉等於已經還俗了。

覆水重收，再拾舊歡，秦通理又激起了新希望，自此，他仍舊釘牢了黑貓王吉不放，開始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派人去關照王吉，秦某人「故劍情深」，是斷乎不會放棄她的。

美人下嫁兩項條件

等到黑貓王吉的秀髮漸漸留長，豐滿盛容，比先前更增豔麗，秦通理色迷迷的，又頻頻的到王吉的香閣走動，語語催逼，聲聲調笑，把黑貓王吉着實給惹火了，她便故作驚人之筆的說：

「不錯，我王吉現在是要嫁人，而且不管張三李四王二麻子，什麼人都可以嫁。祇不過，我有兩個條件。」

秦通理自以爲漸次入港，大有苗頭了。他忙不迭涎臉笑着問：

「那兩個條件呢？」

黑貓王吉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第一，對方要有很多很多的錢。第二，我

這次嫁人，一定要正式結婚。」

秦通理一聽這話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因爲王吉的這兩個條件，可以說完全是針對他而發的。如所週知，秦通理當了小漢奸以後，固然說得上是很有錢，但是却不能和王吉所謂的「很有很有錢」相提並論。王吉明明是在說：要嫁，就要嫁個比你更有錢的。此外，「正式結婚」，對秦通理而言，更是一個天大的難題。秦通理家裏不但有結髮之妻，還有好幾名姨太太，以及結髮妻與姨太太所生的兒女。要正式結婚的話，除非他能休妻逐妾，而且把所有的子女一齊撵出去。

秦通理不得不知難而退了，——由於王吉的條件對他來說實在太「苛刻」。把王吉的兩項條件乾乾脆脆的易而言之，那麼，就等於王吉是在說：

「我王吉現在的確是要嫁人，但是除了你以外，我什麼人都可以嫁！」

這是秦通理在自取其辱，也是黑貓王吉在大大的出了一口悶氣。

須知道，敵僞統治上海時期，舉世聞名的民國四大美人，胡蝶僑居香港，徐來貴爲唐生明夫人，譚雪卿嫁作商人婦以後，洗卸鉛華，閉門不出。民國四大美人之中僅祇剩了一個歷盡滄桑，一度削髮爲尼的黑貓皇后王吉，小「姑」居處猶無郎，勉可成爲追逐的目標。此所以，當王吉向秦通理所提的兩項條件一旦傳出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慕名已久，傾倒備至者聞之霍然心動，想盡方法企圖一親芳澤，以遂平生大願。祇不過有些人總總過慮，有些人自慚形穢，有些人自審條件已

够，却是苦於不得其門而入。

却是偏有一個膽大包天的賭徒潘三省，他在黃浦灘上是出名的扳斤頭人物。經常飯都沒有得吃，却又生性好賭，樂之不疲。因此他到處招搖撞騙，見錢便撈，便在與此同時，有一天，他來拜訪我推說要辦張報紙，暗中爲抗戰宣傳，我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當時便開了十萬元支票給他，詎料他一去便杳如黃鶴，連那張報也始終不見。說不定，這筆錢就是他用來向王吉求婚的資本。當黑貓王吉爲了推拒秦通理的糾纏，同時也是在給他點顏色看看，開出了結婚兩條件，一語既出口，轟動黃浦灘。那時節，潘三省正和北里名妓寶蓮老十同居，一男一女在孵豆芽，窮得連頓伙食都開不成。

潘三省聽說黑貓皇后王吉下嫁的條件如此其簡單，他看穿了王吉的心理，不自度德量力，便貿貿然的去「應徵」。到了王吉的香閨，登門求見，和王吉見到了面，潘三省便大言不慚的說：「王小姐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妳是不是也肯嫁？如果妳肯嫁給我的話，我情願爲了妳去當漢奸，發大財，而且和你正式結婚！」

這真叫做「瞎貓碰到死老鼠」，王吉和潘三省之間，該有一度風流孽債。黑貓王吉對於潘三省的勇氣很欣賞，她像開玩笑似的，當下答道：「好，我試試你！」

婚姻大事，豈是能够輕易試試的呢？難怪王吉又要上當了。

黑貓皇后下嫁賭徒

那潘三省把娶得佳人歸，當作他一生當中最的一次賭博。錢，他分文無有，當漢奸，像他那種下三濫的人倒是優爲之的，他向日本人送送秋波，一旦正式接觸，立刻指天矢日，甘願自動報效。日本人早有情報資料，明瞭潘三省聲名狼藉，無所顧忌，他的利用價值還在秦通理之上，因此，當下就把他正式納入漢奸組織，成爲日本人的鷹犬爪牙。

在朋比羣好之中佔了一席地位，祇是他初來乍到，距離大發其漢奸財的起點尚遠。王吉所謂：「很多很多的錢」，他在急切之間確實是拿不出來的了，潘三省眠食難安，焦灼萬分。他唯恐一旦王吉變卦，那就要斷送他一生之中絕無僅有的「花花世界」、「錦綉前程」。於是，他決定退而求其次，——潘三省以大賭徒的姿態出現，他牢牢的掌握住黑貓皇后王吉的心理，有錢沒錢倒無所謂，頂頂要緊是她堅持正式結婚，要當正室夫人。潘三省乃與他的姘頭寶蓮老十商量商量，請寶蓮老十爲大筆財香，潘三省他自己的錦綉前程着想，姑且忍痛犧牲，退位讓賢(賢者黑貓王吉也。)潘三省以爲他這一番話很難出口，因爲寶蓮老十和他縱然不是夫妻，却也久共患難。他怕寶蓮老十會得一往情深，只要「愛情」而不需麵包。殊不知寶蓮老十着實不能揭腹從「攻」，早就想恢復自由之身，任讓生張熟魏供她果腹了。潘三省話一說出口，她還假惺惺的捨了幾滴眼淚，等到她已能察覺潘三省說的都是真心話，決無半點虛假，她這才死心塌地的相信了他。

一旦死心塌地，寶蓮老十便如逢大赦，自動

求去，而且還不提出任何要求。因爲在寶蓮老十的心裏，早就曉得潘三省一文不名，是個買空賣空的空心大老倌。她能够及身而退，已經算是够幸運的了。

和寶蓮老十之間的這一段孽緣一解除，潘三省就可以挺胸凹肚，理直氣壯，到黑貓皇后王吉那兒，正經八百的告訴她說：「現在，我們可以正式結婚了。」

黑貓王吉一向朗爽酒脫，同時她和潘三省一見面就產生了好感。因此，當她一旦聽到潘三省這麼說時，便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道：「好，那我們就在今天結婚。」

潘三省和寶蓮老十，是在那一天早晨方始雙方取得諒解，互願脫離關係，從茲而後不再往來的。然而，就在黑貓皇后王吉一聲令下：「我們就在今天結婚。」潘三省竟會如奉聖旨綸音，立刻傳令他手下的蝦兵蟹將，十萬火急，從速辦理。「賴蛤蟆終於吃到了天鵝肉」，因此，在當天下午，假座上海維也納大舞廳，潘三省和王吉，正式舉行盛大婚禮。

消息傳出，全滬駭然。那一天，正是潘三省平生最得意的一日了。

民國四大美人之一，「黑貓皇后」王吉下嫁滬上賭徒，「上無片瓦，下無尺土」的潘三省。在此前後，潘三省仍不過是一名替日本人跑跑腿的小漢奸，名字上不了報，手裏又沒有錢。和黑貓皇后王吉婚後，祇不過床頭人由寶蓮老十換了黑貓王吉而已，兩口子，依舊還是在「孵豆芽」。直到有那麼一天，上海市偽警察局「局長」

潘達，跟潘三省是自家，喜歡附庸風雅，偏還嗜愛唱崑曲，以表示他也是讀書種子，斯文雅士。這潘達在黃浦灘上組成一個「曲會」，以俞振飛、許伯迺為中心人物。俞許都是男的，所以偽警局長潘達亟於聘請一位擅長崑曲的女士。當時就有人告訴他說：「中國女子擅長崑曲，在當代不作第二人想者，就唯一一位黑貓王吉，她是跟伶王梅蘭芳配過戲的。」

叫花夫婦驟成巨富

潘達登門拜訪，潘三省喜從天降，極盡逢迎巴結之能事，一心指望王吉一口答應，拉上這一層關係。可是，王吉却反比潘三省經驗老到得多，大好機會來臨，她便來上一手欲擒故縱，柳眉深鎖，一聲長吁的說：

「潘局長，如今誰不知道我已經成了叫花子婆，窮得搭搭滴，唱崑曲，入曲會，這種大人先生的事，早就沒我的份了。」

那潘達，也是嗜曲成迷，辦起事來，只求目的達到，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的。他聽王吉推托太窮，不肯加入曲會，腦筋一動，便想起了一條生財之道，他當下就斜乜着潘三省說：「三省哥，你對賭這一行，是最熟悉的。我准你在北市開片賭場，好不好？」

潘三省一聽這話，真是如逢綸音，心花怒放，馬上就打恭作揖，向潘達極口道謝，一聲聲的恩同再造，感激不盡。但是，潘達却又在跟王吉與高采烈的商量成立曲會的事了。

原來，上海淪陷期中，虎狼當道，人心惶惶，有兩錢的朋友，莫不呼盧罵雉，沉緬於賭，找點甜酸苦辣的刺激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滬上大小

賭場，應運而生，形成了空前絕後的畸形繁榮現象。但却由於偽警察局有明文規定，將上海市，列為賭場的禁區。所以南市賭場林立，高高掛着：「清閒勝地，高尚娛樂」、「專車接送，通宵營業」的廣告牌，電炬招牌直上雲霄。民國三十一年前後，一片中等規模的賭場，一夜日間的營業總收入可以高達一百二十萬。而開銷呢，包括接客費十五萬、特殊營業稅三萬、各處打點的紅包八萬，職員薪金七萬（中含拾面職員一百五十名、營業部賬房間職員三十名、領班二十名、抱抬腳的「稽查」六十名、男女招待六十名、廚房四十名，一共是三百六十個人）。收入減去支出，每天淨賺八十七萬元。有這麼好的賺頭，難怪每一家賭場老闆，都是日進斗金，擁資億萬，成了黃浦灘上新興的大富翁。南市的賭場有那麼許多，相互競爭，利潤還如此其驚人。如今潘達特許潘三省在北市開設獨一無二的賭場，生意之好，當然可以想像得到。因此，潘三省靠了黑貓王吉的牌頭，一舡斗裁進青雲裏去了。

他快馬加鞭，籌募資金，在靜安寺路六十五號，新仙林舞廳舊址，開設了上海市第一家大賭場。賭場一開張，每天自有鈔票金條滾滾而來，柳豆芽的潘三省，幾乎是在一天之內驟成巨富的，尤其是，他仗着王吉陪潘達唱曲交際，自己也成為潘達身邊的紅人。潘三省的賭場鈔票賺得翻倒，當然有人看得眼紅，於是也來走潘三省的門路，要求潘達准許另設幾家。潘三省對於驟然出現那麼多競爭者一點都不怕，那是因為油水過手他要分潤若干。繼之而起的秋園、伊文泰、大勝胡等等好幾十家，家家都有潘三省的乾股，潘三省等於是黃浦灘上掘到了一座座取之不盡，用

之不竭的金礦。賭場陸續的開，潘三省、王吉兩夫婦，也就各有所業，各有所忙，夫妻間一天到晚很少碰面。潘三省要照顧他的賭場事業，王吉則在陪偽局長相互唱和之外，又以「貴夫人」的姿態，在高級場合出現。黃浦灘上，誰不曉得黑貓皇后王吉的大名，民國四大美人，就只剩下她一個在鬼域中的上海撐「場面」。王吉的交際手腕靈活，又曾受過特別訓練，比起上海漢奸富商的那些太太們，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。因此，她得心應手左右逢源，還在一層層的往高處攀。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、混世魔王，殺人如麻的吳四寶之妻余愛珍，相繼成為她的閨中密友，這三個名女人經常出入大賭場，卜晝卜夜，大賭特賭，一場賭下來，輸贏往往高達百萬以上，她們的揮金如土，豪奢作風，誠足令人咋舌。

亂世佳人結局如何

仗着自己的艷名、美貌、富有擅交際，又復能說善道、多才多藝。黑貓王吉終於達到了她一生之中的黃金時代，顯峯狀態。她的交遊範圍越來越廣，交際對象越來越高。汪偽政權第二號權勢人物，周佛海的老婆楊惺華成了他的密友，偽司法部長，號號「活閻羅」的羅君強，他的小老婆，甚至拜王吉為乾媽。偽政府裏的要角，凡是常到上海來白相白相的，沒有一個不認得黑貓王吉，受過她的招待。偽府羣奸，一網打盡，黑貓王吉覺得還不過癮。她不是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嗎？靠這個本事，王吉再向日本「主子」展開

